



莊子第一卷

逍遙遊第一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无力覆杯水

於坳於交及鳥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音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鷲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捨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殮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

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比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

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无功聖人无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蒲腹歸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无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无以與乎鍾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

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礪萬物以爲一世斲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焉然喪其天下焉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

呼音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培之莊子曰夫子固拙

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

泝音統音曠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

曰我世世爲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

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

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

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

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

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

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

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

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爨音來又音離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无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无爲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齊物論第二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无作作則萬竅怒呿胡到反而獨不聞之琴琴巖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音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謫音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音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音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巳

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  
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  
日以心鬪縵者窘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  
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  
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弱之所爲之不可  
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漁也近死之心莫  
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姚佚啓態樂出  
虛蒸成茵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  
日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  
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  
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  
賅該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  
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  
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  
乎其真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  
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  
成功齟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  
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  
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  
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

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齧齧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  
嵬懦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  
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而用而寓  
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  
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  
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徂公賦序音曰  
朝三而莫四衆徂皆怒曰然則朝四而莫三衆徂皆  
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  
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  
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  
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  
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  
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  
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  
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  
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  
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  
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  
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  
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

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旣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旣已謂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怯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

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園囿而幾向方  
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  
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  
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  
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  
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  
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齧缺問乎王倪  
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  
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  
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  
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文氏溼  
寢則腰疾偏死鰓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恇懼後猴然  
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蕒螻蛆其帶  
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後獮狙以爲雌與鹿交  
鱗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  
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  
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殺亂吾惡能知其  
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  
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  
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

遊乎四海之外死生无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瞿  
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  
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无謂有謂有謂无謂  
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  
道之行也吾子以爲愛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  
瑩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  
時夜見彈而求鴉炙予嘗爲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  
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昭合置其滑滑以隸相尊衆  
人役役聖人愚菴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  
是相蘊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  
非弱喪而不知歸者亦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  
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  
食芻豢而後悔其心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  
之蘊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  
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  
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  
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子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  
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  
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自暮遇之也旣使我與  
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

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  
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  
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  
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  
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  
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  
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  
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无辯然若果然也則然  
之異乎不然也亦无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  
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  
无竟故寓諸无竟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  
坐今子起何其无待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  
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蜩翼邪惡識所以  
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  
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  
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  
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莊子第一卷終

莊子第二卷

養生主第三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  
 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  
 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  
 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  
 所踣砉音畫騞音鴟然又鈇騞然音麥矣刀騞音他然音麥又然莫不中音  
 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又惠君曰請善技  
 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  
 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

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苦管苦天二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入軀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謠訖反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

養生焉公文軒見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也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道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

入也古者謂是市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人間世第四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有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善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

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石砥楛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始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无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必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



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  
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  
之是奸名者也昔者堯致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  
虜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以皆求名  
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  
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  
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  
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衆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  
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  
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  
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  
已皆天之所予而獨以已言漸乎而人善之漸乎而  
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  
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擊毘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  
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  
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  
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  
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  
而不諛雖固亦无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詞可以及化  
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无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

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  
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  
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  
齋仲尼曰若一志无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无聽之  
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  
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  
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  
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无感其名入則  
鳴不入則止无門无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  
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无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  
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  
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  
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  
紐也伏戲几蘧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葉公子高  
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  
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  
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  
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若成則必有  
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吾食也執粗而不臧饜无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  
夕飲冰我其內執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  
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  
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  
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  
臣之事君義也无適而非君也无所逃於天地之間  
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  
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  
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  
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  
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  
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  
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  
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  
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  
常情无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  
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  
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  
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  
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无由巧言偏辭

獸死不擇音氣息萌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  
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  
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无遷令无勸成過度益也  
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  
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  
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  
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无方則危  
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  
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  
問乎戒之慎之正文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

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  
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  
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无町畦亦與之為  
无町畦彼且為无崖亦與之為无崖達之入於无疵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  
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  
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  
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  
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  
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或作屎以蠶盛溺適

有蚤蚋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曾意有所  
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  
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  
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  
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  
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  
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  
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楠莫干以爲柱則  
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  
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耶  
夫榘梨橘柚果亦果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  
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  
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  
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  
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  
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  
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  
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詎厲也不爲杜者且幾有翦  
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南  
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

芘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  
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  
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反倉絀其葉則口爛而爲  
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  
之木也以及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  
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狝之杙者斬  
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  
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  
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  
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  
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支  
離䟽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  
髀爲脅挫鍼治繃音緝足以飭口鼓箎播精足以食十  
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  
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  
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  
其德者乎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  
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  
道聖人成焉天下无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  
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

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无傷吾  
行吾行卻曲无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  
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  
知無用之用也

德充符第五

魯有兀者王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  
尼曰王骀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  
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无形而心成  
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  
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  
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  
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  
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  
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  
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  
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  
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  
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已以其知得其心以  
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  
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

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无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亦不過乎子產曰子旣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



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  
不亦過乎子產蹇然改容更貌曰子无乃稱魯有兀  
者叔山无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  
是矣雖今來何及矣无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  
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  
全之也夫天无不覆地无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  
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  
乎請講以所聞无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无趾兀  
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无  
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  
子爲彼且蘄以誒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  
爲已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  
不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无趾曰天刑之  
安可解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  
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  
曰與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  
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  
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  
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  
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

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于期年而寡人信  
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寡  
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  
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  
也嘗使於楚矣適見柁徒門子食於其死毋者少焉  
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  
毋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  
葬也不以翬資則者之履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  
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  
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宅未  
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誰恐其不受也是必  
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  
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  
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  
故不足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  
允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  
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  
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  
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  
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

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

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闔跂支離無

脰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窳烏

反大瘿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

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

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

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惡用

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

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

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

屬於人也警反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

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

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

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

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

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

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

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

形子以堅白鳴

莊子第二卷終

莊子第三卷

大宗師第六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  
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  
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  
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  
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  
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  
暮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  
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執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

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无憂其食不其其息深  
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嗟言若  
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  
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條然而往條然而來而已  
矣不念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  
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  
其心志其容寂其頤頽其氣一凄然似秋煖然似春  
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  
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  
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  
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  
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  
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真人其  
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  
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  
乎瀟勑六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  
乎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悞乎其言  
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  
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  
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

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瀉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而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六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老狶韋氏得之以挈

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  
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  
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  
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  
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  
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  
比於列星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  
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  
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  
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  
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  
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  
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  
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  
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  
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  
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撻寧撻寧  
也者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  
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  
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

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  
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羔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  
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  
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  
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  
於項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躡躑  
上步田反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  
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  
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  
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鴉爰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  
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  
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  
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  
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  
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无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  
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  
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  
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  
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



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治  
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鏤鄒大治必以為不祥之  
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  
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  
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  
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无相與相為於无相為孰能  
登天遊霧撓挑无極相忘以生无所終窮三人相視  
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  
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  
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  
猶為人倚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  
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  
人者邪脩行无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  
无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  
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  
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  
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胡亂潰癰夫若然  
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躰忘其  
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  
垢之外逍遙乎无為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

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  
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  
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  
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  
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  
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  
子天之小人也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  
无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无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  
固有无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  
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  
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  
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  
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共  
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无損心有旦宅而无情  
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  
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  
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  
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  
於寥天一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  
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

奚來爲軹夫堯旣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  
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  
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无以與乎眉  
目顏色之好瞽者无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  
曰夫无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  
皆在鑪甄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  
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  
我爲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師乎整好兮萬物而不  
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  
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顏回曰回益矣  
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  
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  
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許  
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躰黜聰明離形去  
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无好也化則无  
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子輿與子桑友  
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  
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  
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  
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

欲吾貧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應帝王第七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有言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螽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而曾二蟲之无知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无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无名人曰去女鄙人也何問之不預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无何有之鄉以處壖埌澗之野汝已何帛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无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陽子

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  
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  
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  
爨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主乎陽子居蹇然曰敢  
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  
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  
測而遊於无有者也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  
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弃  
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  
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旣其

文未旣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  
而以道與世元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求  
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  
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  
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  
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柱德機也嘗又與  
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  
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  
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  
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

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无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象類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南海之帝為儻精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儻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儻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莊子第三卷終

